

會志偉振興港產片

查小欣

大勢所趨，當香港電影人紛紛北望神州，往內地去尋找機會，與內地電影人合作電影，題材適合大中華市場，進一步遠離港產片，以致港產片產量越來越少，曾志偉則反潮流，自前年開始不斷拍百分純港產片。

曾志偉告訴我：「方小姐說她可以不要內地市場，但一大條件是不可以虧本，那正合我意，我是拍港產片出身的，眼見港產片今日式微，覺得很可惜，港產片曾經輝煌一時，是香港電影的特色，裡面充滿香港精神，加上我覺得無綫電視台藝員眾多，人才濟濟，不少是製造之材，是電影圈的大後盾，於是我大量起用無綫的藝人，用這個方法將他們帶入電影圈，令電影圈更人強馬壯。」無綫與邵氏同屬邵逸夫的企業，邵氏開戲，向無綫借人，毫無難度。

由上年的賀歲片《72家租客》，到今年賀歲檔的《我愛香港》，票房成績驕人，電影發燒香港人精神，反映社會現況，是喜劇，卻有感人情節，對白抵死到肉，觀眾受落，於是志偉不等明年賀歲檔，而是先搶攻暑假檔，推出《勁揪福祿壽》，同樣充滿香港情懷，笑中有淚，輕鬆幽默，看完真叫，我大拍手掌。

舞台聚

《梁祝協奏曲》作曲家之一的陳鋼，是我上海兩個好朋友的朋友。

兩個好朋友是白樺與謝春彥。白樺原是抗日時代的「紅小鬼」，後來成為戰士、軍人、詩人，是聞名海內外《苦戀》的編劇。

上海灘三劍俠

謝春彥是畫家、美術評論家，被陳鋼稱做「最瘋」的朋友；被黃永玉形容為「水墨生涯，感情磁場的海上畫壇老頑童」。反正有謝春彥在的地方，就有笑聲與歡樂。

我每次去上海，第一個要見的人是謝春彥。他例必約同白樺、陳鋼一起的。我最早認識的是白樺，那是一九七九年左右，九十年代才與謝春彥論交，與陳鋼交往是更晚近的事。

在患難中才有真正的朋友。可以說，陳鋼、白樺、謝春彥這上海灘「三劍客」，都是憂患年代結交和經過嚴酷考驗的至交。他們之間，還有一個患難朋友，指陳李德倫。

天宮知玄

朋友因婚外情而甚為煩惱，而且雙方亦各有家庭，兩人也不知應如何收拾。我的意見是盡快找一個和平的方法了斷，勿泥泥帶帶。

婚外情

從面相而論，擁有一雙水汪汪眼睛的男女一生異性緣好，桃色糾紛也較多，故此也容易發生婚外情；眼珠又黑又圓者也因為性格天真而又感情生活豐富，所以一腳踏兩船的機會較高，畢竟在感情生活之中，天真的性格實在較易惹人誤會又被他人利用及欺騙。

另外，眼尾是面相中的夫妻宮，故此四十歲前就眼尾多紋者也較易有第三者介入婚姻關係，這或多或少與擁有相關特徵的人天生慾念較強有關，似乎一個固定的伴侶未必足夠滿足其生理的需要。

了解天命的讀者或會記得，我個人對婚外情的看法並非黑即白，皆因八字令我明白到複雜的感情關係實在太多，往往不足為外人道。不過當初既然選擇了結婚，無論新的感情是否有可原，也必須先對原本的婚姻盡上責任。

陳鋼在同一篇文章寫道：「很快，我又在北京第二次聽李德倫指揮柴可夫斯基的《悲愴交響曲》。雖然我還是流了淚，而且走到街上都沒有擦拭，讓它在臉上慢慢被料峭的春風吹乾，我把它當作大自然的撫愛。此刻，德倫的話又在我耳邊響起：『是春天了！是春天了！』」

受過批判、坐過牢，謝春彥也不例外。一曲柴可夫斯基的《悲愴交響曲》，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共鳴。料峭的春寒過後是春暖花開，春寒之前，還有嚴冬及秋的瑟縮。春暖，這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願景。

（更正：八月十日本欄《飄來舊上海的歌聲》一文，最後一段第一行：流行曲經過時間長河的陶冶和沉澱……其中「陶冶」應為「陶洗」之誤，特此更正。）

風中下午茶

斜陽下走向碼頭，那泰國青年一指停泊在岸邊的木船，那就是了！

並沒有人，那船突地發動，我們趕緊跑快兩步，船上有人接我們，那水手便解開綁在鐵柱上的纜繩，船就像脫韁的野馬，犁開河水，直奔而去。

那空蕩蕩的全木製船，船框上雕着各種各樣的畫，非常豪華。一張張木椅立在那裡，風從四面吹來，捲得我們頭髮飛揚。船上除了我們，只有一對穿着短褲的西方青年男女，那胖胖的中年船長，架着一副黑色的太陽眼鏡，不苟言笑，很酷的樣子。

曼谷「文華東方」酒店，人稱是「湄南河上璀璨閃耀的鑽石」，不是沒有道理。這家百年老店，古往今來吸引了無數名人涉足。雖然官方紀錄說它建於1867年，其實可能更早。無論起於何時，早在1888年，東方文華酒店已成為曼谷的社交中心，也成為東西文化的交匯處。

Lounge)和「閱讀室」，以及幾家精品店，二樓是「作家套房」，各以康拉德 (Joseph Conrad)、毛姆 (Somerset Maugham)、科沃德 (Noel Coward)、米契納 (James Michener) 四位英美作家的名字命名。

英國小說家康拉德於1888年最早到訪，毛姆也於1923年住進這裡，之後有許多文學大師陸續入住。

一進寬敞的大堂，但見所有的佈置以白色與綠色為基調，熱帶綠色植物點綴的階梯拱出一個小型舞台，有一位演奏家正在用古典吉它彈奏不知名的樂曲。

在曼谷的「文華東方」酒店，人稱是「湄南河上璀璨閃耀的鑽石」，不是沒有道理。這家百年老店，古往今來吸引了無數名人涉足。雖然官方紀錄說它建於1867年，其實可能更早。無論起於何時，早在1888年，東方文華酒店已成為曼谷的社交中心，也成為東西文化的交匯處。

閣讀室，門關着，我朝內望了一眼，只見裡面盡是圖書。我本以為不對外開放，不料剛坐下不久，就給打開了，一對年輕人，好像是情侶，在女侍者的引領下步入，裡面靜靜，無人打擾，自成一國；原來也是喝下午茶的地方。

擔心顧客被打擾，見到我們放在桌面上的相機，女侍者退出前笑容滿面地低聲叮囑，請不要在室內拍照。於是我們就在這懶洋洋的下午，輕聲細語，把熱帶的炙熱陽光掩進涼習習的傍晚。

那家按摩院就在所住酒店隔壁，沒有電梯，沿着樓梯摸黑曲折登上樓，有誤入黑店的感覺。進入房間，床位之間，只以布簾隔著，覺得熱，但女按摩師卻說，對不起，冷氣機壞了！而且黑乎乎的沒有燈火，已然躺下，沒理由臨陣脫逃，我有勇氣陡生的壯烈感，心卻已冷了半截。

但於今不是夜間，縹緲縹緲我又回想起Chapter 31的下午茶了。那藏身小巷裡的西餐廳的蛋糕雪糕



大堂的下午茶。作者提供圖片

咖啡，別有風味。抬頭望向窗外，但見雞蛋花招搖。在曼谷街頭巷尾，到處可以見到雞蛋花。它分白、黃、黃白、紫紅四種。雞蛋花在中文叫「素馨花」，泰語原意是「失望」。後來公主說，它四季常開，沒有季節性，又能吸塵，改名「一代天驕」。

但下午茶再好，也比不上「文華東方」，那裡食物飲品精緻之外，還有那貴族裝飾貴族氛圍，即使我們遠去，但那氣氛依然嫵媚不絕，在我腦海盤桓，如鯽。

2011年7月5日—8日，初稿於曼谷，Fusion Suites；8月3日定稿於香港。

百家廊

陶然

隨想

興國

踏地觀察

湯禎兆

和歌山南紀行

生活語錄

看「家變」

看家變，看的不是香港以前拍的電視連續劇《家變》，也不是小說家王文興寫的《家變》，而是這個多月來發生在台灣的，泛藍的「家變」。

和歌山南紀行

這次去和歌山南紀一帶，雖然已有心理準備，但眼前所見仍略顯冷清。在紀伊勝浦一帶的商店街，雖說已是重要的旅遊區，但食肆商戶也較為寥落。

訪映秀、水磨鎮

從成都出發，前往重災區的映秀鎮，沿途已不見殘垣敗瓦，到處是一片片的新房子。據說全國分片包乾為災區重建，我們廣東的佛山、東莞、中山等市，都為這一災區包片出力。

生活語錄

一個巨鐘，刻著地震發生的時刻。我們向紀念碑獻了花，當時下了微雨，似乎上天要為我們的悼念一掬熱淚，我是主禮者，心情也十分激動。

吳康民

到成都，主要看三年來四川大地震後的重建工程。三年來，我因年邁沒有及時前來，但自從地震發生，一直心繫災區。

湯禎兆

這次去和歌山南紀一帶，雖然已有心理準備，但眼前所見仍略顯冷清。在紀伊勝浦一帶的商店街，雖說已是重要的旅遊區，但食肆商戶也較為寥落。